

說部叢書第四集

梅

薛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發明

此書用意甚微。蓋勸告少年勿作浪遊。身被隱疾。腎宮一敗。生子必不永年。亞丁之父。不檢人也。冒色而疾。中於腎宮。旣生亞丁。固有聰慧之才。乃不久而疾作。腦力昏敝。神思盡觸。竟至咄嗟而死。全書不過萬餘語。余恐讀者不解。故弁以數言。

辛酉二月畏廬老人書

梅 莽

德國伊卜森原著

吳閩縣林紓 同譯

第一章

巴黎中有老屋。名曰琵琶室。爲一老畫師所寓。近有四畫師同居其中。老畫師曰和尼。已大有名於巴黎中。和尼藝高名重。本宜別居夏屋。顧戀戀故人。仍濡滯於此。三畫師中。一爲山特阿。一曰蘭伯潭。一曰保羅。實則和尼之居此屋。亦不專爲三友。中有一女子。舊曰伯金尼。亦僑寓其中。女在此已四年。前此四年。保羅遇之道中。聞述其家庭事。卽歸與三友言之。遂同至伯金尼家。四畫師旣至。則一老人懨懨垂斃。卽女父也。四人見此老。亦當日之老畫師。

既爲同類。卽附耳與老人言。後此伯金尼。均此四人分贍。不令凍餒。迨父死而女至。四畫師皆大悅。而保羅尤欲得之爲偶。然保羅雖壯麗。而女意弗屬。然自女至時。此四人恆不出罷。工以後。環聽伯金尼彈琴作歌。用自娛。適夜中蘭伯潭彈琴。女則作歌。餘三人咸靜坐吸菸以聽。和尼者聰明絕世。卽以此良宵景狀繪而爲圖。至今巴黎中。尙有印行其稿本者。圖中有素面黑睛之女子。坐歌其一彈琴。其三則各殊致也。至於日中。四人各居其室治藝。女則出而購食物。治餐飯。後則四人中必有爲女傳真。自女至後。此琵琶室遂成爲俱樂部。而外間畫師亦屢至矣。一日和尼引一腦威畫師亞丁至。和尼與之往來。甚服亞丁之肝膽。並其幹力。方亞丁至時。和尼爲之介紹。見伯金尼曰。此良友也。善與人交語。後和

尼及保羅皆別坐。獨亞丁與女坐譚。女曰。吾思此間人咸長於交際。或吾之所遇多善類。卽信此間人之咸長於此。亞丁曰。以女士之爲人。烏能不令人心折。且於畫工中亦得絕大之助力。蘭伯潭聞言。卽曰。此語吾不謂然。每作一得意之畫。示之和尼。往往生出疵謬。自得其指謬。心恆忐忑不安。至於聞歌而止。亞丁大笑。知和尼之論畫。不少假借。果得當者。又無不稱美。卽曰。和尼論畫過嚴。然得其稱許。亦多得名而去。此時保羅拊琴。而亞丁卽與女跳舞。然屋中尙有數人。而蘭伯潭亦與女繼舞。亞丁覩此景狀。知此畫師中後此得名者必稀。乃舍其正務。不爲坐使。光陰虛擲。心中頗引以爲憾。復念此種歡樂之境。較之腦威祖國。竟年皆雨。又重霧四塞。其慘澹之狀。令人無歡。於是亦萌逸樂之思。此時蘭伯潭以

事他出。亞丁復與女跳舞。舞罷琴停。衆方歸座。和尼入言曰。伯金尼。吾意欲拓屋。請亞丁居此。此意云何。女紅潮上。頗不能答。亞丁曰。吾能處良友羣中。則治藝當益勤。不敢惰窳。取責於朋友。是夕亞丁歸家。大悅不止。以爲重易一生。命矣。

第二章

亞丁和平直爽。至時人人皆懶。貌既不弱。品節尤高。和尼一日語人曰。以亞丁之風貌度之。令見者立知其聰明。且畫亦高雅。不數年中。定享大名於歐洲。實則亞丁人雖清整。而眼光中似有一種陰沈之氣。有時心無事。事如飛鳥之高翔。有時則抑抑無歡。如有大喪將至者。方其無歡也。治藝旣慢。而尤不佳。至其欣慰之時。則速而且美。識者謂亞丁哀樂互見。則其人決有特性。不與衆同。尤

有人言。有此怪狀。殊用腦太過。故哀樂不時。卽亞丁亦自謂一過悲慨之後。則心曠神怡。畫筆亦漸臻高妙。又有人疑亞丁別家久。念母情殷。故腦筋不定。然以實際按之。亞丁志在湖海。不甚樂家居也。卽其母亦不愛其人。聽之遠出自少及長。一嚮無歡。及與和尼輩羣居。於是一滌前此鬱鬱之思想。是夕歸寓。思及伯金尼。不禁心爲之繫。亦不知所以然。明日攜具入四友畫室。卽同時治藝。卽四友亦以猝得同心。匪日不樂。逾數日。與伯金尼漸親。情分同於四友。一日爲法國美人馬利亞生日。三畫師及伯金尼同往致祝。留者爲和尼及亞丁。和尼曰。亞丁當知伯金尼已漸長。然仍耀女之心思。吾輩四人中。亦無一人敢與求婚。亞丁曰。此非常女也。吾自蒞其前。似眼中障翳。爲之立開向。不知女子乃有此神力。能

化。人。哀。痛。爲。歡。欣。此。又。何。理。和。尼。曰。此。女。能。常。在。爾。前。爾。當。知。足。
幸。勿。爲。逾。分。之。求。亞。丁。曰。吾。同。事。中。想。必。有。求。婚。不。允。者。而。吾。又。
何。敢。妄。逞。其。私。和。尼。低。聲。曰。吾。已。爲。其。屏。斥。後。此。之。事。全。屬。於。爾。
此。女。一。生。之。快。樂。汝。負。其。責。矣。和。尼。語。時。頗。爲。愧。赧。而。亞。丁。聞。此。
則。自。謂。有。無。窮。之。樂。境。在。其。後。來。語。後。二。人。亦。同。趣。馬。利。亞。家。是。
夕。蘭。伯。潭。見。伯。金。尼。心。中。似。有。所。思。蘭。伯。潭。曰。保。羅。屬。意。於。爾。想。
求。婚。近。百。次。矣。汝。胡。不。哀。憐。其。人。女。二。頰。大。絳。言。曰。吾。不。審。何。故。
心。中。乃。兀。兀。不。可。自。寧。詎。事。多。而。贏。因。耶。然。不。敢。知。矣。蘭。伯。潭。卽。
不。言。此。已。而。同。歸。見。亞。丁。與。伯。金。尼。行。獨。落。後。蘭。伯。潭。謂。山。特。阿。
曰。此。次。亞。丁。得。手。矣。山。特。阿。曰。亞。丁。固。可。愛。然。吾。意。決。伯。金。尼。決。
不。遽。嫁。吾。自。其。眼。光。中。值。得。之。於。是。無。言。而。伯。金。尼。與。亞。丁。密。談。

而亞丁遂舉其生平之志願。歷訴之伯金尼曰。吾後此之技必勝於前。果遂吾意者。尙有一事奉干。女以目視亞丁曰。凡先生所屬之事。或且非難。吾尙可以爲力。亞丁曰。擬請女士坐受吾畫。吾方欲作一巨軸。必當置女士於畫中。想女士亦決允我。伯金尼曰。四友中亦曾有畫我者。敢不如命。亞丁聞言大悅。明日同伴中頗生妬念。詞鋒皆含譏諷。然亞丁所畫乃分外有神。四友皆極贊其長。女坐於畫幌之次。鎮日相對無言。及諸人外出。而亞丁仍着色不已。已而畫幅垂成。而亞丁忽爾頓筆。女驚曰。何事。亞丁強笑曰。吾此時覺有無數人影就吾前飄忽而過。不知是何祥也。女曰。是必眼病。今夕可勿拈筆。此時四人同出飯莊商定。果亞丁與伯金尼訂婚者。吾輩宜以何爲饋。用以催妝。

第三章

亞丁休息數日後與女同至巴黎山水佳處閒遊用以養目復思歸竟其畫女止之曰勿爾目力既疲尤宜將息亞丁笑曰吾恐不竟此圖伯金尼曰妄哉安有此種思想且此畫成已八九何言不竟亞丁曰吾生百事終無了期不止此畫也今且同歸琵琶室以畢吾事畫時女復坐畫幌之次亞丁略作數筆腦筋痛極置筆歸和尼見畫中略有弊病卽以筆改正之明日四友徧覓亞丁竟不可得伯金尼大驚和尼曰吾思必赴醫院病愈且立歸然四出覓之竟不見亞丁復請警察四覓之亦不可得一日和尼與女同坐和尼曰伯金尼善知汝已禮重亞丁將以身託之然吾必爲汝二人成全其事必覓得亞丁以屬汝十日後亞丁忽歸顏色慘白

眼槽之下。黑紋隱隱。伯金尼抱之大哭。亞丁呼曰。伯金尼。伯金尼。
曰。汝十日中安往。亞丁以手拊首。曰。吾用心太過。都不省記。但記。
二日以前。自醫院中蘇醒。以上事則盡忘之。醫生曰。吾不宜再用。
腦力。宜自蘇息。伯金尼遂不再問。亞丁曰。吾今將寢。卽以手扶伯
金尼之肩。謂蘭伯潭曰。汝細觀吾畫有疵謬否。蘭伯潭展畫幅。見
畫中作一女冠行近小門之次。門外奇光四散。蘭伯潭曰。此畫傳。
我兩人之心緒也。女慚不可仰。蓋女冠之貌卽伯金尼。蘭伯潭之
言殆謂想念其人與亞丁同也。於是亞丁入息。伯金尼謂蘭伯潭
曰。宜置此畫於隱處。勿令病者見之。技癢而復妄用其目力。和尼
曰。伯金尼汝當留意。亞丁之眼光。吾觀其眼光似時時見鬼也。

第四章

山特阿語和尼曰。適亞丁告爾何言。和尼曰。彼固無言。但云腦病時。惆悵出門。不知所適。醒後。則臥於榻上。一無所知。此時四友皆無言。保羅曰。彼所居何院。醫生何名。吾可從醫生處得其究竟。和尼曰。此語吾亦問諸亞丁。醫院安在。而亞丁初不欲人知其事。因是遂不再問。但以爲奇。蘭伯潭曰。吾觀伯金尼實欲委身於亞丁。保羅曰。吾必尋取醫生之名。和尼曰。亞丁旣甚病。若必絮絮以求似非病人之福。蘭伯潭方欲有言。伯金尼忽至。雖不似前此之殷憂。然尙含淚眼言曰。諸君坐論似推事。推究案由。敢問所言何事。和尼曰。亞丁病狀如何。女曰。愈多矣。且欲竟其畫。吾曰。四良友咸不欲爾。扶病爲此不急之務。而亞丁亦入言曰。伯金尼言若再動筆。必焚吾畫。吾安敢復爲。伯金尼引亞丁之臂。向窗外視。曰。上爲

太陽之光。下爲巴黎之城。爾可。休息於陽光之下。觀巴黎風物。用自娛適。亞丁曰。吾病不至此。汝言乃太過。卽謂伯金尼曰。和尼妬。吾畫不令成功。欲在畫會。駕吾上奪取魁首之名。伯金尼不聽。仍力禁之。亞丁無言。怏怏赴拉弛肆公園而去。行及名人墳次。神怡心曠。且謂名人遺墓。身死名存。可尙也。又思教會中人。往往怵人以死而畫師筆底。又在在能生人物。勝彼多矣。果吾能竟此畫。卽死亦流筆墨於人間。何怖之有。思至此。心爲略定。旣而又思伯金尼之心。至願屬己。當時對坐作畫。已示己以情慾矣。然四友質己。以有無。情慾曾一力强辨。其無今忽論。娶其人。能勿開罪於良友。

第五章

亞丁歸時。沿路購取零星食物。將歸琵琶室臥室中。局而藏之。遂

至畫室。謂伯金尼曰。吾所購乾饌之屬。將備宴客之用。是夕四友方坐譚。而伯金尼已鋪席面。將食物而出。蘭伯潭曰。此物何來。女曰。此物購自亞丁。彼云病愈身輕。故市物歸宴良友。用自慶。幸保羅。遂傾香檳之酒飲之。而亞丁飲酒亦多。興致勃勃。伯金尼謂飲酒雖多。一如平日。初不爲怪。食後。伯金尼作歌。歌竟。忽無端悲慨不已。亞丁亦作腦威悲歌。聲淚俱下。蘭伯潭亦淚落不已。亞丁曰。此夕樂極不宜遽散。於是遂續續而歌。然終覺有不祥之氣。又續續而散。唯亞丁及伯金尼尙滯席間。亞丁曰。今夕吾身如在天堂之上。吾能與名畫師及美人共飲。殊生平不易之遭。伯金尼曰。然則此會爲終了之一日耶。不知後此良會尙多。豈但此一夕之樂。亞丁含悲強笑曰。此樂殆若夢中頗覺徐徐。如泡幻而散。女曰。汝

真。夢。囁。明。日。酒。醒。方。知。此。會。之。樂。來。日。方。長。也。亞。丁。引。女。之。手。曰。
吾。又。安。得。有。明。日。今。茲。互。相。侵。倚。爲。時。不。能。云。漸。即。可。視。爲。永。久。
女。曰。吾。意。亦。甚。屬。爾。果。不。吾。信。則。眸。子。決。不。欺。君。亞。丁。熟。視。伯。金。
尼。曰。吾。安。知。爾。心。爾。心。爾。亦。自。知。之。耳。女。不。能。答。心。驚。不。已。即。使。
亞。丁。不。來。求。婚。而。寸。心。亦。已。許。之。此。時。亞。丁。復。泣。曰。伯。金。尼。吾。幾。
忘。吾。父。矣。吾。少。小。離。家。歸。家。乃。若。外。客。據。吾。母。言。吾。父。聰。明。絕。世。
足。以。儀。式。後。生。女。曰。然。則。翁。爲。敦。行。立。品。之。君。子。亞。丁。曰。不。唯。吾。
母。深。知。吾。父。之。賢。卽。鄰。里。亦。言。吾。父。足。爲。宮。中。司。禮。之。官。當。日。有。
蠻。得。司。牧。師。常。戒。我。宜。踵。父。之。武。爲。國。禮。官。然。吾。之。所。思。乃。微。別。
於。吾。翁。語。後。復。詳。述。腦。威。之。風。景。謂。其。繁。夥。不。及。巴。黎。也。伯。金。尼。
曰。巴。黎。之。居。雖。窮。仍。樂。然。所。念。念。不。忘。者。吾。亡。母。耳。母。以。父。畫。工。

劣日爲憂之。因而致死。於是二人直傾談至於遲明。伯金尼卽興辭赴寢。亞丁傾耳聽其足音入戶後復歸座而思。然不敢復揭而視之。平明後自入屋收拾行具。復至畫室中。於四友座次各賓微物。用以誌別。左手執長柄之靴。右手挈皮篋。匆匆下樓而去。蘭伯潭旣起叩亞丁之門。乃不之應。卽呼山特阿曰。吾叩亞丁之戶。乃不吾應。詎其中有變故耶。

第六章

山特阿欠伸。啓關問狀。卽同蘭伯潭赴亞丁寢室。而和尼及伯金尼亦踵至。伯金尼曰。吾思亞丁。昨宵痛飲逾量。病酒不起。和尼曰。趣銅匠來發其局。卽知屋中之作何狀。已而保羅果以銅匠至門。開室空無人。和尼曰。以屋中景狀言之。亞丁宵來必來就枕。伯金

尼幾暈於地。和尼扶之出戶。衆皆隨之。至畫室中。見每人座次。均置小裏。尙有一書。蘭伯潭卽啓視之。卽付伯金尼曰。此書予爾。於是各啓裏。物和尼則得一匣菸捲。保羅則得一菸囊。蘭伯潭得一銀表。山特阿則論畫一卷。和尼曰。伯金尼信中何語。伯金尼不答。授書和尼。和尼讀其書曰。伯金尼聽之。本擬與爾言別。防爾傷心。則我亦戚戚不能自寧。我今已歸腦威。然於故鄉小住。何時。則亦不敢自料。但此去爲萬不得已。以愛爾之情。過深。勢在不能不行。汝當知吾心之所愛。然其中仍有一事。萬萬不能告爾者。其能言者。以吾鄉天氣清涼。於吾躬大有所益。且吾自至巴黎。長日恒爲病魔所擾。今留一小戒。指用爲信物。使爾後來覩物而懷人。吾亦知從今以後。萬無行樂之期。將舍光明而卽於黑闇。此書請示。四

畫師爲我敍別。須知此四畫師皆善類。往往使吾心有恬適之時。書至此已遲明矣。髡髡見爾立於琴牀之次。吾作書後。足音輕蹠。趨過爾門。以口親爾之扉。示我愛爾之意。此去卽爲死別。然雖永別。而爾之情愛長鑄。吾心也傷心人。亞丁啓和尼讀後。蘭伯潭曰。此書何意。山特阿曰。此書似屬遇鬼。或且後此陰霾一啓。卽歸是間。和尼謂保羅曰。此事殊瞀昧。不可發明。且爾手中所執何物。保羅曰。此爲醫生之名紙。

第七章

一日黃昏中。亞丁之母方晏坐。女僕雷迦茵忽倉皇入言曰。亞丁歸矣。亞丁見母力抱其身。謬爲得意之狀。母曰。爾旣謀歸。胡不以書與我。亞丁曰。偶爾動其歸思。何暇作書。唯道行疲極矣。夫人謂

女僕曰汝趣爲吾子掃治寢室。亞丁卽歸寢。明日盛雨。而女僕則靜思亞丁突歸之狀。雷迦茵性情活潑。狀貌佳麗。顧如此佳人。乃爲蹩足木匠之女。木匠名鶯司。專竟冒雨至亞丁家。雷迦茵曰。翁一身爲雨所淋。幸勿露溼夫人之室。木匠曰。此雨爲救主所賜。女曰。鬼雨也。木匠跋入室中。曰。汝作何語。女曰。少主人少偃息。勿以足音驚醒其人。木匠曰。日中矣。尙渴睡耶。女曰。此無與老父之事。木匠微語曰。吾昨宵偶爲不檢之行爲。自恨平日無復把握。女曰。父言良然。木匠曰。今世界中。誘人爲惡者多。然吾雖無檢。仍治藝如故。女曰。翁旣治藝。可以遄歸。木匠尙近前曰。吾未行之前。尙有所言。今晚貧兒院之工垂畢。將歸入城中故廬。女曰。願翁行路平安。木匠曰。明日貧兒院行開幕之禮。觀者至夥。聞蠻得司亦蒞彼。

間。女曰。蠻得司今日卽蒞此間。木匠曰。牧師之來。必不悅我之行。
爲。唯吾今夕必歸。女曰。翁能早歸爲佳。木匠視其女曰。吾意欲爾
同歸。雷迦茵曰。同歸何作。且吾似亦不歸爲佳。木匠曰。汝敢不同
歸耶。女曰。亞丁夫人實長養吾身。至於長成。不敢復累吾翁。木匠
曰。此爲何語。女曰。翁不言我非翁所生者耶。木匠曰。爾母在老亞
丁家生爾。吾以爲不貞。故有是言。實則爾果爲我子。非亞丁氏生
也。女曰。翁激死吾母。今尙欲死其孤女耶。木匠曰。吾生乃叢過於
身矣。女曰。翁將我歸。其意安在。木匠曰。爾何絮絮。須知爾母死後。
吾老無人侍養。蓋以女爲男也。女曰。翁言寂寢。愚我也。終須問其
真際。木匠曰。吾欲作一新樣生涯。女曰。翁平日曾言貿易。實無一事。
足以圖生。木匠曰。今茲大異於平日。自成貢兒院宇。實贋多金。

女曰。多金固有利於翁。木匠曰。吾思以此金立一酒肆。專賣海軍
之人。女曰。不可。木匠曰。此酒肆不歡下流之人。專款船主及大二
副爾。必至肆中助我。此外瑣事一不相煩。汝當知必有美人當壘。
此等武人。夜中必至肆中覓人跳舞。以汝當之。正中其選。汝今當
自勉。勵現不過受書於老夫人。後此至院中爲敎習止矣。舍此之外。
尙有何望。女曰。果如吾願者。或能自躋於上流。今茲萬不能語。
翁也。

第八章

木匠曰。汝何事不敢語我。女曰。翁無問其他。今但問翁所得錢爲
數幾何。木匠傲然曰。已得七百餘金鎊矣。女大奇曰。爲數非小。木
匠曰。得此可竟吾事。而成吾業。女曰。翁旣擁多金。乃不以一文授。

我耶。木匠曰。勿與爾錢。女曰。旣不得錢。胡不賜一二新衣。木匠曰。果歸城中。不患無有女。曰。旣不見賜。吾力亦能自製。木匠哂曰。製衣無我。何能如願。吾今於城中哈伯街已成一寬綽之肆。女曰。吾

不願行。木匠曰。想爾生無佳運。果命佳者。

酒句其意似就

女曰。何

也。木匠曰。或者大副中有人得汝。女曰。舵工中決無佳士。翁入城可也。木匠曰。想爾不至驅我出此門中。女曰。防小主人驚醒。故速翁行。木匠曰。吾亦知之。然爾何眷眷於爾之小主人。女怒曰。蠻得司牧師至矣。翁宜速行。木匠曰。汝告牧師身爲人女者。宜何以處。其父牧師必有所授。須知我實爲爾父不信者。可自檢禮拜堂受禮之簿。當自知之。女不答。木匠行後。卽自整其衣。以面牧師已而牧師果至。謂女曰。雷迦茵汝定平安。女曰。不圖牧師匆匆至此。牧

師旣入。卽置其小篋於几。言曰。今日天氣殊惡。女因雨盛大。益於田事。牧師曰。然城中人苦溥。往往不審田間人望雨之切。牧師方欲去其外衣。女卽趨而助之。曰。半身溼矣。宜張之移上傘。亦盡溼。亦宜張而乾之。二事俱畢。牧師曰。屋居較舟行爲適。且主母安否。女曰。敬謝牧師。牧師曰。貧兒院開幕。此間必倥偬無暇矣。亞丁夫人安在。女曰。少主人新歸。主母方爲照料。牧師曰。吾固聞亞丁之人。安在。女曰。少主人以一日之程馳歸。倦而渴睡。卽移溫榻延牧師歸矣。女曰。少主人以一日之程馳歸。倦而渴睡。卽移溫榻延牧師坐。復加足櫈。牧師曰。謝女郎爲我留心及此。想爾年事及矣。且風貌益媚於前。女曰。當往告夫人。牧師曰。少待。勿擾老人。且近來爾父何作。得不箸否。女思其父齷齪之狀。不欲舉示牧師。但曰。佳甚。牧師曰。吾在城中時。若翁曾來面我。女曰。吾父甚念牧師。牧師曰。

若翁治工於贊兒院。汝時時定省否。女格格不能吐。但曰。有時亦往省。觀牧師曰。若翁初無把握。必當有人從旁規諫。若翁晤我時。恆言果有純正之人與之同處。當不至失其行檢。女知牧師之意。殆爲其父所慇懃。令已從之。當墟卽曰。但未知亞丁夫人能否聽我脫身而去。夫人待我厚且贊兒院已成。將命我贊助其事。牧師笑曰。汝身固屬若翁。然夫人之恩義亦不宜忘。必得夫人許諾。方能從。若翁於酒肆。女曰。以我弱質。胡任肆中貿易之事。牧師曰。何也。若父之肆。汝不宜任耶。女曰。牧師言然。果肆中悉君子人也。何妨力任其事。正恐其未必耳。且城居勝於野處。吾亦何樂而不爲。牧師微慍曰。止止。請夫人來。

女行時。牧師自思女性固執不迴。卽夫人亦不能挽之。令恭順其父。夫以倔強之女。頗趨正路。齷齪之父。不尙行檢。果能父女同處。或且以直言規諫。其父亦稍受其女之益。正於此時。亞丁夫人已出言曰。牧師之來。適當其時。牧師曰。此來殊不易。禮拜堂中事集如鵠。此特撥冗而來。夫人曰。此愈見牧師之風義。今於晚餐之前。吾事當畢。今且問牧師。行僕安在。牧師曰。在逆旅中。今夕卽宿於彼間。夫人曰。牧師不肯下榻寒舍耶。牧師曰。居逆旅中。首塗殊易。夫人笑曰。敬聽先生所爲。牧師曰。明日非行開幕禮耶。聞公子亦歸。想姪今日必有家庭之樂。夫人曰。然。吾子二年不歸。今言此冬與吾同住。牧師曰。公子在巴黎中長日行樂。今允度此嚴風冷雨之冬。令則其人孝行亦屬可佳。夫人曰。巴黎雖佳麗。固屬客居。腦

威雖荒塞。乃爲親舍。牧師曰。公子以學畫之故。遠遊而忘其母。則足令人歎惋。今幸不爾。其慰何如。夫人曰。吾子孝甚。下樓時。牧師試與談論。卽具知其詳。今牧師且同坐而談。吾子不久且下。牧師卽出院中憑照一紙。曰。得此殊非易。必取官中一諾。復出一紙。曰。此爲院中章程。夫人請一寓目。夫人曰。定名爲船主貧兒院。佳甚。吾夫由船主而官大理院。固不若因船主舊名爲佳。牧師曰。此外尙有銀行中存款之利息單。爲常年經費者。唯此款存之銀行。爲息甚微。不如受人抵押之品。爲利稍豐。夫人曰。牧師閱歷深。請爲我力肩此任。牧師曰。諾。此外尙有一事奉白。鷺司專木匠。前日見託言一身無檢。往往放蕩忘反。欲得其愛女同居。庶左右有人規諫。此亦美事。方薦舉其人爲工師時。彼亦感激謝我。因述所懷。不

能不爲轉白。夫人曰。此人治藝時。初不來視其女。牧師曰。彼言每
日必見。或夫人未知耳。心重其女能貢正言。故必欲引與同居。夫
人曰。吾頗不悅其人。亦不忍雷迦茵去此。且貧兒院中正需雷迦
茵爲助。牧師曰。夫人當知鷺司專爲雷迦茵之父。夫人曰。知之。然
其父。擗。豎。小。人。耳。萬。不。能。以。純。正。之。女。付。彼。傾。邪。之。父。牧師曰。夫
人勿慍。或誤視鷺司專之爲人。夫人曰。誤否。勿問。唯雷迦茵旣不
願歸。吾亦不能遽釋。少須復曰。吾子下樓矣。請試他題可也。

第十章

亞丁下時。與父執牧師爲禮。曰。吾不料先生。今日惠臨寒舍。牧師
視亞丁曰。奇哉。夫人曰。牧師何言。亞丁曰。牧師之意。殆謂蕩子歸
矣。夫人曰。牧師殆謂外出久。改其故鄉積習矣。牧師曰。吾意本不

在是蓋畫師往往好奇。其靈魂恆與宗教反對。夫人曰。吾敢信一人。內外如一。卽吾子也。亞丁曰。此何必言。牧師曰。若母之言甚確。且爾作畫逐漸有聲。報中已習見爾名矣。唯近來略稀。亞丁曰。吾邇來不恆作畫。夫人見其子疲倦已甚。卽曰。縱爲畫師亦宜休息。自養不能長日作苦爲也。牧師曰。然。凡人當凝聚其精力專爲一。留名之佳畫。亞丁思留名之畫。談何容易。卽亂以他語曰。阿娘。吾午餐以何時備耶。夫人曰。在半句鐘後。卽請牧師曰。吾子飯量日加。此上帝之賜也。牧師曰。近吸菸乎。亞丁曰。近覓得吾翁煙具。故亦吸之。牧師曰。吾觀亞丁吸菸狀亦甚類其父。亞丁曰。吾果肖吾父耶。夫人曰。牧師言誤。亞丁蓋肖我。匪肖其翁。牧師曰。吾不敢云。然以彼口吻乃與其父無毫髮之謬。夫人曰。否。亞丁之口乃類

演說之牧師。又謂亞丁曰。亞丁去爾菸箇。勿在吾前抽吸。亞丁曰。吾幼時曾領此中風味。迨長而止。曾記一日。當吾翁欣悅之時。乞菸吸之。夫人曰。爾幼稚時事。焉能記憶。亞丁曰。尙憶阿翁坐吾膝上。以吸菸器置吾口。吾力吸之。汗滿其頰。阿翁大笑。牧師曰。此亦趣事。夫人曰。彼夢囈耳。亞丁曰。老母諒我。我決非夢。還憶老母。勿抱我出戶而去。尤記老母尙有淚容。不悅吾父所爲。牧師曰。而翁年少。倜儻不羈。復謂夫人曰。彼父處活潑之地。其子胡至拘攣。不仁。亞丁漫應曰。兒子安能不肖其父。語後似有所思。牧師曰。是豈不外出乎。亞丁曰。性好出遊。然此次歸家。亦甚覺其適。牧師曰。
猶小離家似不諳故鄉風味。亞丁愀然曰。吾亦憾出門之太早。樊太愴曰。少壯之人遊覽足增識見。若長處家庭。將日形其拘局。

牧師曰此事正自難言吾意孺子終以家居爲正亞丁曰吾意亦然牧師謂夫人曰公子今年當已二十六七之間而家庭滋味恐未飽嘗亞丁曰牧師誤矣家庭滋味吾深嘗之牧師曰汝與少年畫師同居此輩人人咸自成家耶亞丁曰吾友數人雖未成家然固有一様之庇牧師曰吾所謂家非羣居終日之謂必有妻有子始謂之家亞丁曰然亦有相知之女郎同居髣髴如牧師所言牧師曰然則非法律中之配偶何足言家亞丁慍曰男女同居豈遂悖於法律牧師曰以少年之女子與男子同居此大不易之事乃公然不生物議耶亞丁曰譬如如有年少之女郎原可自擇愜志之人顧乃無錢又將奈何牧師曰第一先遏制其情慾以禮自防亞丁曰牧師之言不能啓悟情種牧師曰詎法律之官長亦聽彼行

爲。不。過。問。耶。牧。師。迴。顧。夫。人。曰。吾。甚。爲。公。子。懸。懸。以。彼。所。合。之。羣。
於。道。德。殊。欠。亞。丁。曰。實。相。告。彼。間。所。謂。無。法。律。之。地。吾。每。禮。拜。必。
臨。一。次。牧。師。曰。禮。拜。中。何。日。乃。至。此。間。亞。丁。曰。休。息。之。日。何。之。不。
可。且。吾。至。是。亦。不。聞。非。禮。之。言。見。非。禮。之。事。尤。見。自。好。之。士。亦。時。
時。窺。足。其。中。歸。後。亦。無。貶。斥。之。言。語。次。頭。暈。尙。曰。吾。終。不。敢。厚。非。
此。等。之。人。夫。人。曰。吾。兒。善。自。衛。攝。勿。以。鬱。鬱。生。病。亞。丁。曰。母。氏。愛。
我。我。敢。不。自。愛。復。語。牧。師。曰。吾。言。牧。師。終。不。謂。然。然。有。見。必。言。不。
終。闕。也。遂。出。

第十一章

亞。丁。既。出。牧。師。曰。夫。人。自。結。婚。一。年。以。後。即。不。願。與。夫。同。居。再。三。
苦。留。終。掉。頭。不。顧。夫。人。當。憶。及。之。夫。人。曰。牧。師。言。一。年。同。居。尙。未。

知此一年中吾身蓋萬苦矣。牧師曰亦知船主之驕縱。然身爲婦人不宜鄙薄其夫。夫人當日矯矯自恃。不唯自墜其名。並亦累及他人。幸吾當時力勸夫人不當離婚。遂有今日。夫人曰非牧師之力。吾豈懊喪終身。牧師曰此豈我之功。唯不至離婚。即屬夫人之福。蓋以不離婚之故。良人激發天良。相處至於死之末日。後此船主在鄉黨。往往爲公益之事。此卽其人之好收場也。前此夫人大誤。幸能改之。今復大誤。夫人尙不之知。夫人曰吾尙何誤。牧師曰夫人前此喪爲人妻之庸德。今又寡恩爲人之母。夫人任意而行。不悅其夫。即可離婚。不悅其子。卽聽遠行。忍心極矣。夫人曰吾未嘗外視吾子。牧師曰吾亦不敢言無。夫人前此尙知悔過。故爲尊夫身後立貞兒院。今更欲夫人引過。盡其慈愛之心。亦不至使其

子漠視其母。夫人曰。牧師責我之言。滔滔不絕。果明日開幕演說。亦對衆而揭吾短。吾將奈何。故不如今日自承。亦使牧師瞭然於吾之家事。適不云吾將離婚耶。然牧師所知者僅此而已。後此卽不復蒞吾家。實告牧師。吾夫至死時。故態一不之改。蓋吾嫁彼十九年。吾夫之狂如一日也。家中初無片時之寧帖。吾吞聲忍氣。至於極地。亞丁生後。吾以爲得子而喜。或能改行爲善。乃暴烈益甚。居心旣壞。而外貌殊佳。故心德喪。而交情不喪也。今試出其痛心之事。告之牧師。牧師曰。事尙有壞於適所言耶。夫人曰。吾夫敗行於門外。吾尙可塞耳不聞。已而公然見家中矣。卽指餐堂之門曰。卽在此間發露其奸。一日吾方治事。聞女僕自花圃中將水入室。少頃。吾夫與女僕語。居然盡入吾耳。女僕曰。主人且讓吾行。牧師

曰。此遊戲之言。何關品行。夫人曰。否。吾夫果爾。遂其所謀。牧師曰。此小屋中乃行此背人之事。獨不爲人見耶。夫人曰。吾防其敗檢。跬步相隨。夜中侍其豪飲。聽彼荒僥之言。有時力挽之。睡不聽狂猖。牧師曰。此尙可忍耶。夫人曰。原可自忍已。而私生之子誕矣。吾曰。吾家之事。後此可知矣。然吾夫劣迹昭然。遂不敢力與吾抗。於是家政盡握之。吾手卽將此子自行撫鞠。視爲己子。顧此子聰明。時有所詰。吾防其敗露。故力遺之外出。又防其子襲其父之餘惡。惡故於其父生存之日。不聽其歸。夫人語後悲極。牧師曰。傷哉。夫人之遭遇。夫人曰。吾苟無事自遣。殊不能過此歲月。至於出吾家之產。爲地方興公益。名屬吾夫。乃不知悉爲吾所陰相。吾夫偶然清醒。吾則諄勸其力行善事。至於狂悖。時則匪所不作。試思此等概。

豎。小。人。尙。足。爲。立。貧。兒。院。爲。鄉。人。紀。念。乎。然。所。以。爲。此。者。以。吾。家。
醜。事。早。晚。必。將。爲。人。所。聞。故。以。善。事。自。掩。其。醜。且。吾。不。使。小。亞。丁。
得。其。父。之。遺。產。蓋。貧。兒。院。之。費。卽。吾。資。非。吾。夫。之。血。產。時。亞。丁。
自。外。入。見。其。母。含。悲。而。牧。師。亦。愀。然。變。色。不。知。所。謂。此。時。女。僕。以。
裹。物。置。夫。人。之。側。迴。顧。亞。丁。曰。公。子。悅。紅。酒。耶。抑。須。白。酒。亞。丁。視。
雷。迦。茵。曰。二。酒。悉。取。而。來。吾。尤。患。助。爾。啓。其。瓶。塞。於。是。二。人。
地。響。取。酒。夫。人。啓。裏。謂。牧。師。曰。此。爲。禮。單。牧。師。曰。吾。旣。知。爾。家。事。
明。日。演。說。從。何。入。手。夫。人。曰。草。草。數。言。勿。洩。吾。家。事。可。矣。直。待。後。
日。吾。心。則。盡。忘。吾。夫。似。此。家。並。無。此。人。者。夫。人。語。未。竟。聞。餐。室。中。
有。大。聲。似。坐。榻。傾。仆。者。似。聞。雷。迦。茵。曰。汝。發。狂。耶。可。急。讓。吾。行。夫。
人。立。時。變。色。立。起。望。餐。堂。中。乃。不。聞。亞。丁。發。瓶。塞。之。聲。牧。師。曰。彼。

間何事。夫人曰。故鬼復見形矣。牧師曰。白日乃見鬼耶。夫人曰。汝勿言。但隨吾來。

第十二章

亞丁至餐堂中。欲發瓶塞。見雷迦茵美麗動人。乃不發塞。行近雷迦茵。而雷迦茵方作巧笑。亞丁力前抱之。女不峻拒。卽與親吻。知此舉大壞。故有發狂之謂。女極防夫人送至其父之肆。卽力推亞丁。曰。汝奈何不加思索。而妄近人。果夫人及牧師知狀者。事將奈何。亞丁大媿而退。亦不往開瓶塞。謂雷迦茵曰。汝何言之腐。天下人安能忍俊。且吾來取酒。而案屨又安在。女曰。吾忘之矣。此時亞丁助鋪案屨。有時尙復親吻。少須案屨已鋪。夫人及牧師已至。夫人悲極。牧師亦肅然無言。唯雷迦茵至悅。往來承應。曲體人意。夫

人及牧師旣行。亞丁復坐飲。夫人垂出時。迴顧亞丁曰。汝隨吾入。
亞丁曰。吾飯後尙欲外出。夫人立呼雷迦茵入內。牧師曰。在此微
談。或不爲亞丁所聞。夫人曰。餐堂之門已閉。且彼卽欲出門。牧師
試思吾之家事。將如何處置。牧師曰。此事吾不恆見。家中決不能
留此。賦媚之女僕。夫人曰。吾決如言。惟送之何處。牧師曰。彼有父
在。夫人曰。何人。牧師慚極。亂以他語曰。人言鷺司專非雷迦茵之
父。或屬譽言。夫人曰。拙哈納親對吾言。卽吾夫亦自承其事。爲其
私生之女。吾遂不能再留。拙哈納於吾家與之多金。以塞其口。拙
哈納旣入城。遂與鷺司專成禮。非牧師爲之相耶。牧師曰。此事吾
甚模糊。但記鷺司專來言。以無錢成禮。乃有不檢之行。爲似言。雷
迦茵爲其所生者。夫人曰。鷺司專之言。卽拙哈納之言。彼旣得吾。

金。安。敢。不。爲。是。言。牧。師。怒。曰。鷺。司。專。公。然。欺。我。吾。後。此。決。不。信。其
言。吾。歸。後。必。大。加。責。備。萬。不。姑。寬。今。但。問。予。拙。哈。納。金。數。如。何。夫
人。曰。三。百。金。鎊。牧。師。曰。爲。三。百。鎊。之。微。資。竟。娶。此。無。恥。之。婦。人。夫
人。曰。吾。亦。嫁。無。恥。之。丈。夫。其。人。視。拙。哈。納。無。少。差。別。汝。謂。我。亦。甘。
心。耶。牧。師。曰。事。固。不。同。夫。人。曰。拙。哈。納。之。授。鷺。司。專。特。三。百。金。而
我。之。授。亞。丁。爲。數。且。鉅。萬。也。烏。能。不。同。牧。師。曰。汝。之。嫁。夫。名。正。言。
順。心。安。理。得。焉。能。比。並。拙。哈。納。夫。人。曰。當。日。吾。二。親。亦。過。聽。牧。師
之。言。耳。果。老。人。尙。在。視。我。之。家。事。悲。慨。又。當。何。如。牧。師。曰。過。不。在。
太。夫。人。亦。不。在。我。夫。人。之。嫁。夫。一。一。衷。於。禮。法。無。少。苟。且。之。可。言。
夫。人。曰。法。律。與。禮。法。中。不。知。冤。枉。多。少。男。女。牧。師。曰。夫。人。言。似。有。
罪。夫。人。曰。吾。前。此。無。膽。故。不。敢。言。今。茲。氣。憤。填。胸。故。傾。吐。無。隱。牧

師曰。夫人如發其覆。則人人聞之驚悚。夫人曰。吾亦知之。甚恨前此。不將其事宣布於衆。與負心人離婚。牧師曰。若子固無行。亦不能不留之於家。夫人曰。牧師當秉公道而言。汝謂留此不肖子。當踵其父之後塵耶。牧師曰。身爲人母。乃欲其子心悖其家庭耶。往日爾子在外。恒以書辭訓勉之。非歟。夫人曰。吾每於書中打妄語。謬言其父之賢。是吾過也。牧師曰。妄語而出於正者。權也。安能遽謂之過。夫人曰。吾勸諫此子之言。曾否記憶。則不可知。然今日之舉動。必須告戒。長此以往。禍將不堪言矣。牧師曰。此事急宜制止。夫人曰。吾膽力薄。不能質直而言。果能勇決。令彼娶之。挈之別居。則亦了此一重公案。牧師曰。此等舉動。吾所未聞。夫人曰。此間不知有無數苟合之人。如此類者。指不勝屈。牧師曰。國俗固不盡馴。

然身爲人母乃縱其子爲無法之行爲則殊有乖於家範夫人曰吾適所言特設想耳吾荏弱安能爲此驚人之事且吾似有鬼霸我靈臺牧師曰白日乃見鬼耶夫人曰適爾我所見卽爲遇鬼唯吾家鬼跡極多所見所聞似皆有鬼憑附且每日閱新聞似字裏行間亦皆有鬼則鬼跡乃如沙數之多旣懷鬼胎故恆祕其事不爲外人知覺牧師曰夫人眼中似萬物皆呈鬼狀詎從哲學中生出奇思耶夫人曰否此鬼由牧師肇之吾腦中印之真滿目皆鬼矣牧師曰然則我以鬼學授夫人耶夫人曰吾決計與吾夫離婚時而牧師阻我自是以來日與鬼爲鄰矣牧師曰吾判合不肯判離爲吾一生得意之事蓋遇我情慾不肯奪人之偶此吾以理勝慾之紀念未嘗一日忘也夫人曰汝自完其心德直害及我二

人。烏得謂之非崇。牧師曰。當爾反目。曾痛憇於我。請我娶爾。吾不言法律之配。不可悖耶。實相告。吾終身視汝爲亞丁之妻。萬萬不肯。萌吾妄念如此。堅持尙謂我崇爾耶。夫人曰。世界中人往往忘其前事。牧師曰。吾固未嘗忘也。此心如一。不涉他歧。夫人曰。舊事何必更言。且爾在禮拜堂。事極倥偬。卽吾亦與鬼支撑。日夕無暇。其忙碌同也。牧師曰。今但問此女。如何處置。吾心頗以爲憂。夫人曰。汝非謂此女須爲擇配耶。牧師曰。吾本思及此。今當好爲之媒。夫人曰。彼未及笄年。而身軀已偉。牧師曰。吾爲彼行洗禮時。亦預知其長成必易。今惟以女子付其養父爲佳。唯鶯司專何以不以質言見告。正於此時。有人自花園來。

第十三章

木匠鶯司專至後戶。微叩其扉。夫人呼之使進。木匠著新衣而至。夫人曰。鶯司專汝至耶。木匠曰。夫人家無司闈。故自至叩扉請面。夫人曰。汝來何爲。木匠曰。吾來將與牧師匆匆作數語。牧師見木匠怒甚。以足頓地曰。汝有何言。木匠曰。吾於院中工竣。欲聚匠人。爲祈禱會。牧師曰。會所卽在院中乎。木匠曰。牧師以爲不便者。易地亦佳。唯吾日夕必須禱告上帝。夫人曰。汝亦留心祈禱耶。木匠曰。吾特假祈禱爲運動。蓋吾爲小民。不能以精誠通諸帝闕。故敬謹來延牧師。牧師曰。鶯司專。吾但問汝一事。汝心果清淨。足以對越上帝否。木匠曰。安能語及良心。牧師曰。爲人安可無良。汝必以詞答我。木匠曰。人心安能純正。牧師曰。汝心能否發明雷迦茵之生平。木匠曰。雷迦茵初無疵病之足言。牧師曰。吾亦望其無過。但

問汝是否爲此女之父。木匠曰。牧師固嘗問吾與拙哈納之隱事。牧師曰。第言之。若妻已盡舉其事。告之亞丁夫人。吾以誠示汝。汝乃行詐欺吾。矧吾隨處助爾。其償我乃復如是。木匠含淚言曰。苟無牧師。吾之前願正茫茫耳。牧師曰。汝匿情隱惡。使吾於禮堂中無信於上帝。自茲以往。彼此絕交。木匠太息曰。然宜吾之見斥於牧師。牧師曰。吾尙問汝。汝如此行詐。曾有說以自解否。木匠曰。今亦欲詢問牧師。天下見女子顛危。是否宜以手扶掖之。牧師曰。然。木匠曰。人有隱慝在禮宜祕耶。抑宜宣之於衆。牧師曰。以祕爲佳。木匠曰。吾前處亞丁先生家。牧師固歷歷知之一。一日吾與舵工同飲。偶出正言。彼輩卽欲毆我。牧師曰。爾之楚足。卽爲醉人自樓上仆汝而墜。吾固聞之矣。本匠曰。拙哈納憐我廢疾。時來見存。一日

拙哈納來切齒而言。述其所遭之不幸。吾爲之心痛不已。責之曰。
當此之時。與爾私通之美國人。飄泊海中。蹤跡無定。原無可責。所
惜者汝之失身於匪人。吾雖殘缺不完。然身殘而名不辱。似較勝
於爾。然仍不忍決棄其人。則私留之家諱言。與美國人私通事。牧
師曰。此亦忠厚之事。然所不直於爾。不宜與彼索錢。木匠曰。未也。
蓋曾與女言。此財濁穢不宜潤我囊橐。仍宜還諸美人。顧此美國
人蹤跡不常。吾亦無從覓之。牧師曰。此美國舵工。果不可迹覓耶。
木匠曰。然。吾與拙哈納卽用此費爲教育雷迦茵之用。不曾沾染
其一。牧師曰。然則爾無可責矣。木匠曰。以上均屬精實之言。且吾
對雷迦茵甚願盡吾爲父之責。雖甚貧無恤。而亦不敘已勞。今日
之來。卽求牧師懺悔。別無所言。牧師曰。汝以手來。吾與爾爲禮。此

時牧師不甚怒木匠矣。木匠曰：以上所言似近誇張。幸牧師諒之。
牧師曰：吾方求諒於爾可恕我之狷傲蓋我誤會汝意故加嗔責。
後此如有須我者必爲爾助。木匠曰：今茲正有機會欲求牧師襄
助吾近得小積蓄欲成一舵工休息之所。牧師曰：此謀定乎？木匠
曰：舵工可憐吾意拓地容之俾客至如歸消其淒寂。牧師謂夫人
曰：汝意云何？夫人知非善舉嘿然不答。木匠曰：此休息所不爲斂
錢而起然非有人見助事亦無成。牧師曰：容徐商之汝今先至貧
兒院燃燭以待待吾爲爾禱告想爾此時之心頗嚴淨無少牽掛
也。木匠曰：吾亦自信其誠因與夫人爲禮曰：吾行矣願夫人加恩
於吾之雷迦茵言已復下淚曰：此拙哈納之女吾長日懸懸於心
也。語已遂行牧師謂夫人曰：此人如何聆今日之言吾已一一恕。

其前。告今始知。知人之不易也。凡人能知短處。亦一自適之事。夫人哂曰。牧師直一孺子過此。以往亦特一長大之孺子而已。於世故淺嘗極矣。牧師曰。吾乃爲孺子耶。夫人張臂作勢。欲抱牧師。言吾幾欲視爾爲真孺子。伏親爾髮。牧師慍曰。此爲何禮。夫人曰。初無他意。幸爾勿卻。牧師曰。吾斂吾公文告行矣。

第十四章

牧師旣行。夫人頗適以牧師之言。頗與己悟也。因取案上所遺之公文裏之。將入餐堂。見亞丁踞案飲酒。遂反客廳不入。自門外呼曰。亞丁汝尙沾戀杯酌耶。亞丁曰。吸菸非飲酒也。夫人曰。吾以爲爾已出門散步。亞丁曰。此等天氣。安能出門。夫人遂復聞其去瓶塞之聲。知復飲矣。夫人曰。酒性甚烈。爾須節飲爲佳。亞丁曰。吾方

以酒自祓其潮溼之氣。夫人曰汝且入客廳。亞丁曰是間不能吸菸。夫人曰雪茄可也。亞丁曰餘酒未盡不能遽出。少須徐至餐堂。顫而色不悅。夫人曰餐堂中何可久滯不出。亞丁曰樂極忘疲。以久久不食母之食。今日得侍慈顏。不期至於豪飲。矧此陰雨之中。無所事事。夫人曰家中旣不自適。吾意尙以作客爲佳。亞丁曰吾之歸省不得不爾。今且問老母。吾之歸省母意適乎。所以問此者。以吾在家與否。老母視之初無分別。夫人曰汝心冷故吐屬亦冷。敢爲此落落無檢之言。亞丁曰請老母少坐。吾請傾吐其懷抱。非道行之疲憊。且其疲亦異於尋常。夫人起曰汝病乎。亞丁曰老母且坐。吾之病實非尋常之病。蓋腦筋壞矣。不能再治。吾藝語已。

失聲而哭。夫人曰：「腦安能壞？」胡戚戚爲亞丁。曰：「今茲不能再治吾藝。雖生猶死。天下可悲之事能過是耶？」夫人曰：「汝腦筋中何以有此悲梗之事？」亞丁曰：「吾自作客後，初無蕩檢之行爲。當爲老母所諒。」夫人曰：「吾亦知之。唯爾之心病或操勞所致。不久當痊。」亞丁曰：「初想亦如是。後乃知之。」夫人曰：「汝試一一告我。」亞丁曰：「自始至巴黎。腦中卽暴病。如加以鐵箍。初不甚苦。後乃知不能再治吾藝。前日在巴黎中。欲作一巨幅之畫。已而眼光大亂。不能辨色。忽爾昏。瞽。醒時乃在醫院之中。醫生所言似與吾病毫不相涉。夫人曰：「何也？」曰：「醫生言方吾生長之時。身體已有蟲穴。其中夫人曰：「何也？」亞丁曰：「吾亦疑之。堅請醫生敍述。」醫生曰：「爾父之遺毒。及於爾身矣。」

夫人沈思此語吟諷不已亞丁曰老母之意云何當此之時吾力辨其無醫生力言其有吾因以老母之書示醫生書中盛言吾父之賢醫生語塞顧此事雖成已往而醫言未必無因至今介介於心故必欲老母爲吾一白夫人曰醫生言妄亞丁曰然則別無他說足釋此疑而吾自今百事皆非亦並未敢仔細一想但冀重生爲完好之人夫人曰吾可愛之兒汝後此必有疾可之一時斷不至於沈瘵而不起亞丁曰老母愛我我心轉悲不如惡我則後此老母實省無窮之戚吾今不願更思此事但欲以酒自解其憂夫人曰此尙思飲耶亞丁曰酒至或可自聊吾自遇此陰沈之天氣而吾心幽晦愈甚夫人曰爾語氣中尙欲離我乎亞丁曰初不思及聚散夫人按鈴雷迦茵入夫人曰汝可以燈至夫人曰亞丁汝

當切直告我。勿爲此吞吐之言。亞丁曰。語盡矣。別無他說。此時燈至。夫人命下簾。復命取香檳。亞丁曰。此時甚思此酒。老母真能諒兒也。夫人曰。吾兒吾豈惜此酒。已而酒至。雷迦茵曰。待吾去塞乎。亞丁曰。吾自開之。卽問夫人曰。今日午餐。老母與牧師耳語。其狀甚異。夫人曰。汝見之乎。亞丁曰。見之。且問老母雷迦茵之爲人如何。夫人愀然曰。汝不知其爲人。彼自少時已爲吾家收養。亞丁曰。雷迦茵美甚。夫人曰。其人多過失。美不掩瑕。亞丁曰。小過何礙。夫人曰。吾甚惜此女。不欲有意外凌踐之事。亞丁曰。吾甚愛雷迦茵。似其人能拯兒。命夫人曰。若不。有。母。在。耶。何。須。雷。迦。茵。亞。丁。曰。吾唯念母。所以言歸。迨見雷迦茵。又別生依賴之想。夫人曰。此事容徐圖之。亞丁曰。此爲恆。忡。之。病。必。有。人。爲。之。鎮。攝。今得長依母氏。

原可自安。然心中時時怖懼。不知所云。夫人曰。何事至此。亞丁曰。
吾心自知。夙已言矣。夫人大驚。卽按鈴呼人。亞丁曰。老母呼誰。夫
人曰。吾欲使爾行樂耳。俄而雷迦茵入。夫人再命取酒。女出。亞丁
曰。此女美。乃無度。旣見是人。似彼將張其二臂。進而抱我。我觀其
喜溢眉宇。似卽拯我之人。夫人曰。彼自樂其樂。胡足以拯爾。命亞
丁未答。而女已入。言屋中酒罄。吾入地窖取之。亞丁謂雷迦茵曰。
汝更爲我取杯。女曰。夫人固有杯在。亞丁曰。吾欲爾同飲此酒。女
視夫人語亞丁曰。夫人能否允我。露此杯酌。夫人曰。趣取爾杯。女
執杯凝立近於門。次不敢就坐。夫人謂亞丁曰。汝適言雷迦茵喜
溢眉宇。汝能言其心中所樂否。亞丁曰。此樂爲腦威中所無。蓋溫
柔之鄉不易得也。夫人曰。母子同居。天倫亦自有樂。亞丁曰。母子

之樂天也。此外尙有生人之樂。蓋有生人之樂。則足以生治藝之興致。夫人曰。爾言不爲無理。顧質直言之。亞丁曰。腦威中人。視以身治藝。如綰錦鐺。似以早死爲福。蓋無風流綺麗之思也。若巴黎繁華之區。則人人行樂。一無奢况。吾自至巴黎。習渲染之術。落筆必尙高華。不畫寂寥悲涼之境。較之家居。一無意味。故不樂歸。夫人曰。與我相處。竟言無味耶。亞丁曰。吾本具活潑之思。今落枯澀之鄉。頓覺增無窮之苦緒。夫人曰。吾知爾所懷矣。亞丁曰。母言何謂。女曰。夫人言時。吾應迴避否。夫人曰。汝且勿行。亞丁吾了了知。爾宿心果吾一爲表明。則爾二人當自能爲計。此時牧師忽自外入。曰。今夕祈禱。乃大有趣味。木匠鶯司專欲立舵工之休息所。爲計最善。吾一力成之。卽雷迦茵亦當往助其父。女曰。感牧師高誼。

然吾戀夫人。初不願行。牧師曰。雷迦茵汝執杯飲耶。亞丁曰。牧師雷迦茵本宜從我。彼若甘心。則吾將娶之爲妻。牧師變色曰。夫人乃出此計畫耶。夫人曰。吾今將質直言之。以釋二人之纏糾。亞丁曰。吾母尙有何隱事之足言。正於此時。雷迦茵忽大聲曰。夫人試聽市上何聲。於是同啓後戶。觀之。貧兒院火光燭天矣。亞丁曰。火從何來。雷迦茵曰。火發自貧兒院也。夫人亦憑窗外望。謂雷迦茵曰。取外筆至吾將赴火所。牧師亦大震。曰。此上帝之罰。不聽罪人。得佳名譽也。夫人曰。然。雷迦茵汝從吾來。於是四人同往觀火。

第十六章

夫人觀火後。火熄卽歸。淡然言曰。平地矣。女曰。地窖中尙有烈燄。上衝。夫人坐而言曰。亞丁胡不來歸。全院已燼。無復可救。何戀戀。

爲女曰宜送帽與小主人耶夫人曰出門何爲不冠女曰冠在架上未挈之行夫人曰吾自往覓之夫人卽出後戶至花園而牧師自前門至謂雷迦茵曰夫人焉往女曰至花園中牧師不懼曰此爲生平最震怒之夕女曰此不幸之事胡自而生牧師曰汝勿問是蓋若翁請我禱告故兆焚如咎肇自若翁也此時木匠亦至牧師思起而避之雷迦茵曰牧師何爲起避吾父牧師不答木匠曰此亦易知咎固在我卽牧師亦不能無過牧師怒曰鷺司專此事奚屬我木匠曰會中無一人敢剔燭花者非牧師以翦剪蠟燭耶木屑之上牧師曰吾實不記曾翦蠟燭之花木匠曰吾親見牧師擲殘燭於所關甚巨今以牧師不慎之故後此益騰報章之口說牧師獨不

之畏耶。牧師曰。吾正思此事。定爲國人所議。夫人入曰。吾兒久立火所。仍不肯歸。旣見牧師。卽曰。牧師於貧兒院中。曾經演說。亦可云開幕。想此夕卽趁使船歸歟。牧師曰。行期在一旬鐘中。夫人曰。請牧師挾此公文而去。吾心已亂。不能再顧及此。牧師曰。此事終屬我。至津貼貧兒院之資。別覓用途。至於空地及藏款。仍屬之我。可以別成公益之事。夫人曰。吾事一以屬君。木匠曰。吾意欲立舵工休息所。請牧師爲我襄助。牧師曰。此舉不惡。吾當助成。唯輿論攻我甚烈。不能出而宣言。必須官中定案。果我無過。之足言。然後再爲爾圖之。至於官中調查之事。收局如何。正不易知。木匠曰。斷非人火鷺司專足以爲證。卽云人火鷺司專亦願自承其罪。以平日受惠深。當此患難之交。吾敢不任其咎。牧師曰。此焉能累爾。木

匠曰吾爲人任過不一次矣。意指拙哈納之事也。牧師曰有心人也。休息所之事吾決爲爾贊助務在必成。牧師卽取皮篋曰行也。木匠近雷迦茵言曰吾女且隨吾行。決有瞰飯之地。女搖首不應。牧師卽與夫人言別曰吾願上天降福於爾家。而木匠亦謂雷迦茵曰汝果有困乏卽來尋我。我所居在夏白街也。此時亞丁入汗被其額。木匠曰吾後此休息之所卽名曰亞丁船主之休息所。果如吾意者則亞丁船主之名亦將不朽。亞丁曰吾思爾之休息所後日焚如正如我之貧兒院。夫人曰汝何所見而言此。亞丁曰吾父之紀念品都付煨燼。卽我亦吾父之紀念品。懨懨亦將就木。則此休息所仍用吾父之名。寧非自召禍殃。木匠及牧師無言而去。夫人曰亞丁汝何爲久淹於火所。亞丁曰母言良然。此時亞丁髮

交。於。顧。目。光。兇。露。狀。似。見。鬼。夫。人。曰。憲。乎。胡。不。歸。寢。亞。丁。曰。吾。久。失。眠。僞。交。睫。耳。想。長。眠。之。期。亦。正。匪。遠。夫。人。曰。爾。病。甚。乎。雷。迦。茵。亦。曰。少。主。人。何。病。亞。丁。愀。然。曰。汝。趣。閉。門。吾。心。震。震。如。畏。鬼。物。女。如。言。嚴。閉。其。扉。夫。人。曰。吾。已。近。汝。而。坐。亞。丁。曰。母。坐。卽。雷。迦。茵。亦。須。無。行。唯。彼。足。以。救。我。女。曰。少。主。人。自。有。母。在。何。須。婢。子。亞。丁。曰。母。似。無。力。汝。當。直。呼。我。爲。亞。丁。勿。繫。以。少。主。人。雷。迦。茵。曰。防。夫。人。不。許。夫。人。曰。吾。允。許。稱。謂。且。汝。可。與。我。同。坐。女。不。得。已。依。夫。人。而。坐。夫。人。曰。吾。今。將。揭。爾。二。人。腦。中。之。芥。蒂。汝。適。云。風。流。之。樂。吾。聞。之。慄。然。須。知。爾。父。生。時。正。坐。此。病。汝。父。平。日。精。力。彌。滿。然。浪。擲。之。酒。色。之。中。且。繼。以。賭。博。因。有。不。祥。之。事。踵。諸。其。後。亞。丁。曰。何。也。夫。人。曰。爾。父。家。居。蕩。檢。踰。閑。以。吾。平。日。靜。淑。爾。父。恒。快。快。不。樂。亞。丁。

曰。以吾母之賢。吾父仍不樂耶。夫人曰。吾少時。局於禮法。不爲爾父所悅。亞丁曰。母前此家書。胡再不言。夫人曰。吾安能以此言告爾。今爾之體質。荏弱極矣。吾心灰已久。勢在不能不吐誠語。不惟汝也。卽雷迦茵亦得爾父遺傳之性。爾二人均出一本也。女曰。然則吾母不檢。吾爲私生子矣。夫人曰。爾母固有佳處。女曰。卽有美行。然終不免有私通之嫌。敬謝夫人。我欲行矣。亞丁曰。雷迦茵以母言證之。汝亦吾之骨肉。去將安往。雷迦茵曰。亞丁謝爾留我。然我終難留。夫人曰。雷迦茵汝當諒我。我一晌未以實情相告。女曰。吾雖一弱女子。亦性尙風華。萬不能鬱鬱久居於此。夫人曰。吾平日見爾非靜淑之流。幸爾此行勿過於暴棄。女曰。卽壞我聲名。亦非甚恤。蓋亞丁肖父。吾亦不能不肖吾母。今且問夫人牧師知此。

事乎。夫人曰。知之。女卽加外衣。曰。吾卽乘。此次輪船向木匠取歸吾母之三百金。夫人曰。聽汝所爲。女告行時。謂夫人曰。吾育夫人之家。旣爲吾父血統似不應以婢子畜我。今已矣。卽取飲。曰。將來吾當與浪子同飲此酒。夫人曰。雷迦茵汝有家後。儘可遄歸。女曰。謝夫人見愛。果不得已者。吾另有宅舍可居。夫人曰。宅又安在。女曰。卽亞丁船主之休息所。夫人曰。雷迦茵汝自甘於下流矣。女昂然。出門。曰。夫人幸勿妄語。

第十七章

女行後。亞丁木然如癡。夫人曰。汝聞爾父之事。心中得無恨乎。亞丁曰。固也。然吾曾記少時在吾父之側。曾以嬉戲致我大病。夫人曰。若父卽不檢。然天親也。人子安可議及死。父亞丁不答。夫人曰。

然則以爾父之故。亦不愛我乎。亞丁曰。吾母固愛我。然我此時心緒麻起。殊不能致孝於吾母夫人。曰。吾已祐爾蘊結。汝固無罪。亞丁曰。疑固釋矣。然震怖之狀。仍不能改。此等震怖。唯雷迦茵足以了之。蓋其人活潑無倫。足以祛我宿疾。夫人曰。此語殊不可解。雷迦茵焉能止爾之震怖。亞丁曰。爲時晚乎。夫人曰。遲明矣。亞丁曰。吾甚樂陽光。深患陰晦。然當陽光未出以前。吾尙有言。迨朝陽升。卽無及矣。母當知吾之罷茶。初非過勞所致。夫人曰。病起何時。亞丁曰。吾生時已受此病。夫人曰。否否。亞丁曰。請母氏靜坐。吾病恐不能久。吾在巴黎時。已曾大病。更病且不救。吾欲死於吾家夫人。曰。汝所怖者怖死乎。亞丁曰。吾病非復尋常。醫生言吾腦力弱至不堪。無知同於禪子。則此時卽我命盡之時。可惜雷迦茵不在。

若在者吾病尙不死矣

譏極

夫人曰此語何謂以老母之身尙不及

雷迦茵耶亞丁曰方吾病於巴黎時醫言再病者決無幸當時曾

問醫生取藥言次卽出一小匣夫人曰是何物亞丁曰嗎啡也夫

人大驚曰亞丁須以此物授我亞丁力藏其匣曰此焉可離此時

以手扶頭夫人曰汝當知嗎啡之害至爲暴烈當少靜其心自養

其病吾知爾危險之期已過想今日必放晴汝見陽光體當加健

夫人卽熄燈掀簾見朝曦已上亞丁忽張目視夫人曰母真以陽

光授我耶夫人失色曰汝何言亞丁忽作兒啼曰吾欲太陽夫人

撫之曰亞丁汝究何病而吐嚥語夫人俯而親之曰汝識我否亞

丁力微音啞曰吾欲太陽語已瞑目而逝

此書曾由潘家洵先生編爲戲劇名曰羣鬼然該書係用語體

本書則爲文言互相參看獲益良多